



大學排名促進高教良性競爭

—— 頂尖大學的兩項共通特質

文／馮達旋

國立成功大學資深執行副校長

世界大學的排名儼然已成為全球的「學術奧運會」。大學排名的話題其實是到這幾年才開始引起廣泛的討論，部分的原因無疑與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劉念才教授對世界大學排名所做的研究有很大的關係（<http://ed.sjtu.edu.cn/ranking.htm>）。

由於英國《時報高等教育增刊》也做過同樣極具公信力的排名（<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劉教授和他的同仁因此也做了非常透徹的研究，該研究為世界許多大學指出一條路，也讓

論這件事情的最佳時機。

大學排名激發全球大學對話

雖然高等教育的起源可回溯到10世紀左右（例如牛津大學創立於11世紀），它們較現代化的發展卻一直到16世紀，隨著文藝復興運動的蓬勃發展才開始。16世紀到20世紀這三、四百年的時間，因為有了文藝復興當作知識發展的架構，藝術和科學的發展即在歐洲大陸上綻放出前所未有的能量和活力。因此，歐洲的大學除了是歐洲成長的驅動力之一，它們也成為卓越的代表。

二次大戰期間，北美歷經了一次科技和經濟的起飛。加上他們繼承了歐洲優良傳統的「壓箱寶」，特別是北美的大學，他們相較於歐洲更表現出青出於藍的氣勢。最後，美國的大學變成全世界競爭的勁敵，這些大學的數量還不斷地上升當中，即使到今天也是如此。

雖然亞洲社會也擁有幾千年高度發展的知識成就（即使科技方面的也有），但一直要到20世紀的後期，隨著亞洲地區許多國家的政治局勢趨於穩定，新經濟體的

許多教育政策決策者看見，做出這樣的排名並非天方夜譚。

因為這兩個排名是大家最常引用的，我就僅對他們提出看法。讓我先說明為何我覺得現在是討



► 成功大學副校長
馮達旋對大學排名
多所肯定與期待。
（作者提供）

出現，和了解到現代科技可以帶動知識和經濟的成長，許多亞洲大學，特別是在環太平洋上和南亞的這些大學，才開始在全球高等教育雷達的螢幕上閃閃發光。

了解上述的概況，我相信現在是討論世界大學排名的最佳時機。事實上，我相信這是自許多世紀之前文藝復興運動在歐洲盛行起，把歐洲、美洲和亞洲的大學拿來一起討論，第一次有了實質的意義。

我想跟各位分享我個人想討論的順序。本人深信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是知識和經濟發展的動力。從許多的例子當中，我們可以了解，一個地區的生活品質與國際間的相互了解，都和當地大學的活躍程度有很緊密的關聯。為此，我希望這樣的討論，能同時引起大學間持續的對話，不止是上述三個地區的大學，還包括南亞、阿拉伯語系世界、非洲和南美洲等世界都能引起共鳴。

研究型大學主動計畫 讓排名更有意義

不管是針對國內或是全球的大學排名，都是件浩大的工程。有些人甚至大膽地宣稱那是不可行的。因為，套句現在常聽到的一句話，既然知識的世界是「平的」（因為這世界是「平的」），經費補助的情況，特別是學術經費補助模式可能也經常隨著區域而不同，當然也隨著國家而有所差異。

以英國和美國為例，它們兩國照理講應該很相似。但稍加觀察，就能發現不論是金額，或是處理和分配資源的方法，兩國之間大學研究經費的補助存在著極大的差

異。因此，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比較英國和美國大學的排名，就像拿蘋果和柳丁來比較一樣。

但是，現在大家似乎都非常能接受這樣的世界大學排名，特別是研究型大學。此外，只要這個排名所依據的標準夠清楚，有個排名確實可使大學間的關係，注入一些競爭的元素（希望是良性競爭）。我們都知道人類的社會中有些良性的競爭是件好事。為此，身為教育界的領袖，我們可以假裝自己是駝鳥—把頭埋在土裡就希望危機會消失，或者可以主動計畫，使得這樣的排名更有意義。對我而言，方向已經很清楚了。我們必須選擇後者。

兩項世界大學排名的比較

正如我先前提到的，目前有兩個排名。一個是由上海交通大學整理，另一個為英國《時報高等教育增刊》。儘管它們有相當不同的標準，我還是很高興，因為它們的結果大致上竟然相當一致。讓我給各位舉一些一致的例子。

拿紐約州和加州的大學為例。會選這兩州，因為當地的大學都頗具盛名。個人的想法是，如果這兩州一些很有名的大學沒有被排到很高的名次，這樣的排名結果可能就會令人質疑。2007年這兩州「最棒的」大學排名結果如下：

紐約州的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	英國時報 高等教育增刊
哥倫比亞大學	7	11
康乃爾大學	12	20
紐約大學	33	49
羅徹斯特大學	75	95

加州的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	英國時報 高等教育增刊
史丹佛大學	2	19
柏克萊加州大學	3	22
加州理工學院	6	7
聖地牙哥加州大學	14	58
洛杉磯加州大學	13	41
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	35	117
戴維斯加州大學	43	96
南加州大學	50	119

整體來說，看過這兩個圖表後，相信大家都會同意這兩個排名的結果非常一致，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和南加大是比較明顯的例外。儘管如此，我仍會說這樣的結果是可被接受的。

當然，如果我說它們完全一致的話，那麼也有欠考慮。以下是一些亞太地區大學顯著的例子：

亞太地區的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	英國時報 高等教育增刊
香港科技大學	203-304	53
香港大學	203-304	18
香港中文大學	203-304	38
北京大學	203-304	36
清華大學（中國）	151-202	62
新加坡國立大學	101-152	33
南洋科技大學	305-402	69
國立臺灣大學	151-202	102
國立成功大學	305-402	未列入評比
東京大學	20	17
京都大學	22	25

這樣的差異對我而言，意味著這兩套評比使用不同的標準，這兩套標準對亞太地區的大學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所以

除了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這兩座「知識雙峰塔」外，兩個排名的結果差異非常大。

此外，這差異也意味著亞太地區的大學都有一些特質，而這兩個評比都沒有辦法把它們顯現出來。

頂尖大學排名應加入的兩項指標

這些一致和不一致性，讓我想到，或許我們在評比大學時，應該更努力地尋求一些共通的特質。我想大部分的人應該都會同意全球研究型大學排名的目的之一，是要能提供教育學者在發展校務，邁向「頂尖」時，能獲得一些指導方針，避開一些迷思。例如，對大部分的國家而言，排名越高，基本上就是越頂尖。

當然，何謂頂尖並不容易定義，且很容易帶有主觀的色彩。為了這個討論，我想提出兩個本人的看法，包括一些本人對大學共通特質的看法，例如那些獨立於國家或區域地緣關係的特徵。我即將提出的看法絕對還不完整，但我仍希望加入這些看法（我相信未提出的還有很多），使我們可以建立起一個盡可能全面的共通條件，也因此能在未來做世界大學排名時，造成一些正面的衝擊。

校長成就列入考量

首先，本人相信領導階層，特別是校長，是最重要的角色。我知道在一些國家，校長一職可能有不同的名稱，但不論人們怎麼稱呼他們，一所大學總是有個這樣的人，他對學校的發展有極深遠的影響。的確，一所大學校長就是該校面對世界的窗口。校長的知識深度、精確的思考能力和遠見，以及最重要的勇氣，這些都

直接反應在該校的心、靈魂和品質。

綜觀歷史，我們可發現大多數優秀的大學總是有位優秀的校長領航。2004年8月，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勒文博士（Richard Levin）在北京的「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中發表一篇專題演說，指出哈佛大學不是在19世紀後期有查爾斯艾略特校長（Charles William Eliot）的努力，哈佛不會有今天的地位。（想想看，一位耶魯大學的在職校長，竟然會公開表揚一位哈佛歷屆的校長，這本身即為艾略特校長的成就之最佳見證。）

在20世紀後期，大學校長必須肩負起更重大的責任。一位傑出的校長都應有一個至關緊要的责任，就是把大學從狹窄的知識學府，轉型為一個當地知識和經濟的動力。

我不禁想提到現代的北京大學。它最早期的一位校長叫蔡元培。我認為他就像哈佛的艾略特校長，北京大學若沒有他一開始的領航，也不會有今天的成就和地位。的確，有了他的領導，北京大學變成不只是中國大學中的靈魂，也在中國20世紀

的歷史和文化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我們要如何量度北京大學對中國文化的「無形衝擊」呢？他們推動過中文的白話運動、五四運動等等。看到這些運動對中國產生的深遠影響，中國人占了全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影響了中國一百年，我們還能說它不是一所「世界頂尖大學」嗎？

因此，我可以很肯定的說，如果一所大學的校長領導力衰退，這所大學也會跟著衰退。為此，我認為在做世界大學排名時，一定要在校長期滿後，把這位校長的成就也列入考量。

校友納入評估指標

其次，如果一所頂尖大學沒有培養出頂尖的學生，就不能叫做「頂尖」。一所大學之所以能生存下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培養出來的學生在未來可以，也應該能改善人類的生活品質。這意味著一所頂尖大學一定要幫助它的學生培養全球視野和對人類的尊敬。

大學的確應該要成為青年學子養成宏觀視野的學府，而不僅是教育和訓練的場所。大學也應該提供青年學子一個學習的



►校友應該納入世界大學排名評估指標。（李金駿／攝）

平台，讓他們學習連結許多即使看起來並不相關的現象。我相信，培養如此傑出的學生也應該是頂尖大學的共通特徵。

要做到這點，本人的看法是，應該要將大學的校友列入評估的考量。因此，身為教育工作者，我們務必要找出一些辦法，來對不同國家的學生都能做出一些「正常」的評估。我相信這不會是件簡單的任務，它也需要長期的資料整合才得以完成。但我相信這的確需要仔細的檢驗。

大學排名旨在提升大學品質 克服危機

結束這個主題的討論前，特別是研究型大學，我想再多談一些高等教育在這新的千禧年的責任。

實在很難想像，才不到五年的光景，21世紀就已經面臨了許多挑戰，如全球經濟、知識、科技、政治、生態和軍事挑戰。對我而言，人類無疑處於歷史的十字路口。這也是我為什麼認為高等教育所肩負的是前所未有的重大責任。

中文有個說法能恰到好處地描述當今的全球局勢，即大家所熟知的「危機」。在這些複雜的全球挑戰背後，當我們在搜

尋解決之道時，的確也能同時發現許多莫大的機會和商機。要解決這些關乎全球的問題，它需要的是具有宏觀思想和全球視野的人。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有大膽的創意和人類前所未聞的創新作為。我希望全球大學的排名，它的終極目標不要只是被視為挑選學校的參考，而是我們如何能提升世界各地的大學，群策群力，使得大家能一同面對和克服這些史無前例的巨大挑戰。我們的努力真的攸關人類的存亡。

我想大家都聽過狄更斯的《雙城記》。它的開頭很湊巧地可以為今天的處境做一個恰如其分的結論。

「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簡而言之，那時跟現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囂的權威堅持要用形容詞的最高級來形容它。說它好，是最高級的；說它不好，也是最高級的。」

狄更斯說的是我們的年代嗎？



（本篇英文原稿曾發表於2005年上海交通大學舉辦的「世界一流大學國際研討會」，並收錄於2007年UNESCO出版之“The World-Class University and Ranking: Aiming Beyond Status”一書。本篇由王兆登翻譯，表格內容已由作者更新至2007年。）

◀ 洛杉磯加州大學校景。